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五十五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彝瑗公

何如召祖　參閱

陸文裕公文集

疏　　陸深

擬處置鹽法事宜狀　鹽法

臣近日伏見兩淮長蘆之間、商賈嗷嗷、怨聲載道、問之、皆云勢要奪其利故也、臣謹按鹽課一事、本因海

澤自然之利以克邊方緩急之儲于國計甚便然使
朝廷壅實惠而不下商賈挾空名而不來則蠹亦甚
矣祖宗時設立各處轉運提舉等司僉竈以辦稅置
倉以收鹽建官以蒞政設法以開中其要在于通商
而已大抵商益通則利益厚此立法之本意也且窮
邊絕塞輸轉極難之地而能使商賈挾貨負重以往
隨令而足比至戶部給引派場涉歷萬里動踰歲年
又況守支存積徒以虛名仍復買補無貲聽掣其辛
苦如此勢要之人妄干恩典動以百萬作參其間為

陵假借支則盡支擊則便掣所經官司曲爲奉承雖（目世亦以後貴之要夫引者亦少矣）

憲臣亦將有投鼠忌器之嫌彼將何憚而不爲乎小人營利之心寧有厭足大率彼通一分則此塞一分自然之數也夫能得商賈力以利驅之耳彼既以有利而來亦必以無利而去又自然之勢也矧以彼之辛苦對此之徼倖交易之間又相懸絕坐使自然之利上不歸于　朝廷中不在于商賈下不藏于民間雖天地亦將厭棄之臣實懼焉仰惟　皇上軫念立法之本意斯惜恩澤不妄施與然後其他條畫次第

可舉行矣。臣又按今天下榷鹽之地。兩淮爲上。兩浙次之。而弊端亦于二處爲多。然尤大壞鹽法之端有二焉。其一則竈丁若干兼幷。其一則今日勢要之侵利是也。然于兩浙又微不同。大抵壞兩淮之鹽法者多勢要壞兩浙之鹽法者多私販而灶丁之苦。則一而已矣。蓋淮浙之鹽。出于人力。非若河東天造地設不勞之利也。其法在于曬土爲鹵。煑鹵成鹽。以鹽納官。然而逋負多而國課損者、何也。夫欲曬土。必有攤場。欲煑鹵。必有草場。今之場蕩。悉爲總催者所并。而

鹽課又爲總催所欺灶丁不過總催家一傭工而已。煎煮之法名實存亡而總催者下欺灶力上負國課百計遷延以覬一赦而已今欲處之在于盡復灶丁之場蕩而盡懲總催之姦欺則其弊可息矣浙中私販之徒以拒捕爲常以殺人爲戲驟不可剪則北之勢要差爲易處苟使出鹽之地捕其買者之市家行鹽之地捕其賣者之市行而悉置于法則其党可空（此二者難易自別）矣非若勢要之家蛇蟠卵翼不可一旦去也今日得使兩淮長蘆之鹽利者雖曰　朝廷業已許之然終

非法意臣以爲與其壞天下之大法寧傷數人之私恩必使小人之姦無所容而後已夫上之支中盡歸于商賈下之賜蕩盡歸于灶丁則商通課足而鹽法不行者未之有也

陳愚見以裨聖學事疏　經筵講章

經筵禮法甚嚴公于講讀

臣遭際　聖明備員講讀昨因講章未安特于文華

未意遽中班陳奏以失規被劾然于得罪

而奏臣之罪此者特有　陛下堯舜之主耳果蒙湛亦非臣捐軀所能報也彼時威嚴之下未盡愚衷先行犯禮故退而待罪方將具論所以不意又蒙慰

尚是　陛下既有之章而復誘之使盡言是誠千載一時也臣請盡言之伏惟　聖明采擇焉臣謹按經筵一事關係匪輕輔養　君德尤爲首務因以策勵臣節者亦不少也何則　君父在前威顏咫尺爲之臣子者儼然拜起布義陳詞說孝說忠說仁說義說廉說恥說禮說讓若使反之于身而一無所有鮮不至于愧汗而聽者誰則信之故必勉加修踐之功而後可收感孚之效是以講章必出講官之手者其意蓋在于此非徒以便誦說爲也然須有溫潤之氣以

具告君之體此非輔臣鮮克舉之所以必送內閣改定者誠欲畧去麁踈鄙野之狀以養夫親近儒臣之心其意又在于此非徒以美文辭爲也臣竊思之熟矣臣豈敢不顧舊規直行已志若以此勸講是未誠也何益 聖學當時面奏講章義理多未浹洽所包甚廣意不止于文辭已也伏讀 聖諭益增戰兢是臣之愚倉卒未能上達爾且今內閣無所不統舊規俱帶知經筵事又皆老于文學之臣講說更改宜有精義者此特小節耳第使講章盡出內閣之意而講

講章送輔臣改定附納規之言必有避忌此亦相沿之失

官不過口宣之此于義理深有未安而交乎相感之道遠矣此臣之所爲諍也伏望俯察愚誠特諭內閣只將講章一節優容臣等各陳所見而內閣因得以考覕臣等之淺深至于義理往復藻潤迭加何所不可豈止于閱看而巳臣愚意欲請自訓詁衍繹之外于凡天下大政事大利弊皆得依經比義條列類陳庶幾九卿百司有行之而不能盡給事中御史有知之而不敢言司府州縣有負之而不能達者皆得以次上聞則主勢日尊 聖學日邃而臣等亦得附之

以進修矣。區區一得之愚如此。此臣之心也。

擬論取回都督勇士狀　將軍親兵

將軍必有所私之士

臣近見取回許泰家人某等十幾人、某等皆勇悍武夫、止堪殺賊之用、泰託爲父子、同以生死、已非一日矣、今　朝廷方用泰、泰方用此輩、不識　陛下何爲而取之、所養下材、過蒙特召。祖宗以來、並無事例、況此輩姓名。遠在行伍。不識　陛下又何繇而知之、訪得近日盜賊、肆行無忌、所畏者、獨許泰一軍耳、泰所以能使賊畏者。不過敢死當先而已、此輩正許泰敢

死當先腹心之士若其攻堅陷陣皆能以一當十其于許泰若左右手不可一時 明矣臣料 陛下不過聞其便捷騎射欲取而試之耳而道路流言洶洶可懼或謂有人欲忌許泰之成功或謂姦人陰主此策以剪許泰之爪牙而欲以泰委賊者此其無稽萬不出此倘相傳播未必不生賊間諜之計也況泰亦武人未知義命一旦奪其所恃蹤跡孤危加以流言必懷疑豫志日分而氣日索矣欲望其如前日之敢死當先勢必不能此其關係實非小小臣愚以為

可謂長慮

陛下于某人等到京之日姑試其能即為犒賞或薄加名目或面賜獎言即遣之于泰以終其所事則天下皆謂 陛下神聖不惟深知許泰之功而併與許泰之爪牙心腹皆悉知之庶幾邊將知所激勸而賊滅有日矣臣不勝私憂過計冒昧以聞

正名袪弊以光治體事　三司體統

近該臣条奏巡按御史某不職某亦行舉劾臣過失均蒙 敕下都察院看詳公論有歸臣不敢辯續該臣自劾求退未蒙允俞伏地瞻天復有所獻仰惟

聖明納察焉臣聞人存則政舉名正而言順夫所謂名者自君臣父子之太以至官僚稱呼之間皆名也亦皆政也名必有義義必有稽稽而後正故曰政者正也無稽則無義無義則言不順而事不成故曰政息甚可懼也今某之言可謂無稽矣姑據其一二請以大義裁之夫御史之與按察使副使僉事等均爲風憲俱名察官體分中外因也至于交際之間尤關國體伏覩憲綱所載送迎坐次之儀得相主賓而非統攝故臣常謂御史與按察之官兩長可以相形兩

短不可以相示何則按察見御史之長則當尊而敬之曰此　天子之按臣得體也御史見按察之長則當旌而薦之曰此一方之人才可用也是之謂兩長相形御史見按察之短則當隨事舉劾按察見御史之短則當指實奏聞是之謂兩短相示凡此皆出于天理之至公而不容一毫喜怒愛憎之情與于其間夫是之謂王道而貞肅之本意初不外此臣等所宜自靖自獻以為執法執中皆職分內事也若不及此而喜作威福每列三司于兩旁悉欲鞠躬磬折於前

祖宗設官之意本自如此

惟其言而莫違然後謂之無異議不知所議者何事也。其于憲體何如。而臣等三司盡皆何如人也。弊政亂名。莫甚于此。其本小器。而又不學。徒懷疑忌之心。不知義理所在。惟有血氣。逆犯貫多一旦聞臣參奏。手足無措。漫爲失體。不經之詞。意在挾制孤危。遂成欺罔。臣甚惜之。若謂體統各別。猶有可護。至謂督率官司。則又無稽之甚者。臣請復爲　陛下分疏之。我朝祖宗損益三代。以位置百僚。內設五府六部。外建都布按三司。實有臂指相使之勢。品資等級。殆猶鱗

砌。故府部謂之大臣。三司謂之方面皆附麗 天子。以制名者也三司自五品以上吏部舉用具名雙請與兩京堂上體例一同若六部之諸司則謂之司官。郎中員外郎等官之干尚書侍郎則謂之堂官臣等三司視各府州縣等官則謂之屬官此司屬之所由分。亦名分之所攸寓。是或有督率之義存焉。至如臣者備員提學。 欽奉制勑內有提督表率字樣。方敢名為督率。止于師生進退賞罰得以一面奉行鍳今妄談方面為司官。而欲一槩督率之。不知是 明旨

乎。是舊例乎。第恐天下後世。有謂我朝方面官。曾受御史之督率。實自臣始。竊謂此名不可不正也。且御史積有資望。方得推陞僉事。而副使之陞。則御史之極選。由此以上。則謂之超遷不次矣。若果如鏜所言。則尚書侍郎亦將遞遷爲郎中員外郎乎。其爲寡陋疏率若此。不知將何以副　陛下之任使哉。又如劾臣不行。呈稟撫按。照得提學職事。原與撫按不甚交涉。貪酷害人。許受訴詞。此係奉行　敕書。臣固不敢以一人之私忿。而遽爲之前郤。　皇上正名定分之

志又在修正會典之時臣感戀舊恩每思報効於此豈敢循默而自取嫌避哉推求弊端皆由臣等不才三司諂佞阿附要求保薦以爲進身之階所以養成此是病源驕傲之御史敗壞　陛下之紀綱竊謂此弊不可不杜也非臣身親目擊誰肯言及此哉伏惟　聖明將臣所言特下該司會議凡有舉劾當視巡按者之賢否以爲黜陟凡爲巡按當攷舉劾者之當否以爲殿最凡遇撥差巡按之際再加精擇貫魚行鴈之選宜一洗而更張之著爲憲章載之令式咸使遵守廢格

內臺不至挾權以相陵。外僚不敢希求以獻諂。名義既正，弊端自清，言順事成而禮樂可興也。此誠大聖人之所作爲。所謂有是君則有是政矣。

公移

四川與何總兵論西番用兵公移　西番兵事

爲照西番自古以來，不能爲中國大患，亦未嘗不爲中國患，要在羈縻之而已，往昔難以槩舉，以我朝國初兵力之强，御史大夫丁玉經畧之勤，其終也，亦惟給散銀頖，至今各番藏之以爲寶，是雖丁大夫威

惠入人之深亦以賞之而已今爲撫剿之說者已失其宜而所謂無不撫之剿者尤爲不通之論蓋撫之不從而後剿之未聞既剿之而又撫之也且如土夷芒部已叛則剿之而改爲流官鎮雄府如烏蒙烏撒雖有兵端但撫之而已蓋剿則必盡撫則必賞故曰撫夷賞番非漫語也今西番自有部落自成風土比與土夷尚槩聲教者不同將欲剿之則不能盡將欲撫之則不可終故爲中國之計者必以備禦爲上策

番人本無大志

伺其犯邊則誅之因其欵塞則賞之賞之者非盡賞

也賞其欵附者也誅之者非盡誅也誅其犯順者也（爲抉源患操縱得宜則自然懷服）若思爲拓土開邊之策生事喜功以僥倖于萬一則啟釁構怨孰任其咎耶麾下熟知番情忠勇素著當儕之古名將之列比與白面書生妄爲自用者不可同日而語見蒙撫按批示開詳番情請條具誅賞撫剿事宜逐一開報以憑轉達訪得深溝一塞及據地圖詳觀山脈起自西番迤邐而來至于深溝地面方始落下壁立斬絕約高三十餘里我難以仰攻而彼可以下據蓋彼反在內而我在外地勢則然譬如城

堡可以內守而不可以外有也今縱一時攻破竊恐不可有也有之恐不可守守之恐不可久今若悉併財力建爲城堡西番暫且遠避俟我功成不過數十人至百餘人守之而已一旦驅其醜類乘便逐之殺虜殆盡如近日貴州凱口之事則地方之責又將誰任耶昔人謂幽州之地曹翰可取孰可守也竊意此地宜空之使彼不得而居我亦不必履此孤危則架梁裝塘之擾可免而華夷之界限自明且省後慮矣

徽守南侯復役記　徽守復役

徽父老鄭廉　言于深曰、徽郡于江南、據大　之麓、俯視諸郡、地産民力、于諸郡特劣、而饒富之名、顧不後諸郡、是故號難治、治之而得民心又難也、南侯之治徽三載矣、善政以十百計、最得其民心者復役一事尤鉅、于徽蓋百世功也、徽之民自是有子孫矣。徽之民自是有田廬矣。徽之民自是有殖業矣。侯之功安可忘也。惟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太平實首善之地。比于漢之三輔南陽。故凡糧料力役。獨加優

厚。若湯沃云。近有箕縣者。巧爲規避。視吾徽猶壑也。先是蕪湖役夫。使徽代之。繁昌祗侯。使徽又代之。當塗之民復謀以南京兵馬司弓兵凡四十八名歲以銀計者數百收派于徽。（凡編派之數朝下之部使者部使者下之各郡本無常額視地方有司能、爲力爭則可他移不能則坐斂日多而民困矣）徽弗堪矣。由是欲休績祁黟婺六縣之民、交訴于　朝、事下撫臣都御史毛公馳檄屬郡議其便不便者、于是池寧安太四守臣會下廣德、太平林侯議曰、太平屬縣、地當衝要、水則有遞、陸則有驛、使符旁午、客之貴且重者、每一接待、凡費三十金、或五十、金、其下者且十金、徽僻處獨無此、吹

派便。南侯曰。不然。故事可考 國初都南。故雲貴川廣五六省使道必經采石荻港。支應爲難。未聞告乏之。今 朝廷在北。諸道使客。皆由西路。豈昔有餘而今反不足耶。且太之糧畝以升計。徽之糧畝以斗計。自昔經制者。固已權輕重于其間矣。近奉部符調發。凡坐派若干。凡灑派若干。視他郡獨多。定額之上供者。每歲計銀三萬兩有奇。而不時之需。大工之具不與焉。徽煩矣。攺派不便。林侯曰。徽善賈多富商。是民力有餘也。攺派便。南侯曰。徽地狹。民不容居。故逐末以外食。商之

外富民之内貧也。徼近多盜。内犯則外移。外犯則内索。大抵明乎法則務傷。欲速成則滋害。皆吾民也。實弊矣。按會典則戸口之耗者且半。凡皆役之重也。役之重。民之貧也。太之戸口。視 國初不及者。才三之一。顧可謂徼富而嫁役乎。于是林侯語塞。議上。毛公亟是之。而收派之役罷。徼之民得復舊規。用是以和。深聞之曰。善乎侯之治徼也。其辭不費而利則溥矣。其事不煩而民則治矣。其心不黨而辨則睦矣。其功不耀而風則遜矣。雖古循良蔑以加此。適侯有考

之行、因錄爲贈、將以聞于當宁、并以慰撤人之心、

江南新建兵備道記　江南兵備

江南之兵備設也、自今　天子正德始、兵備之有官也、自弋陽謝公始、先是公以監察御史、來按江南、當庚午辛未之際、與革舉措、屹然不以禍福利害動其心、江南以寧、既受代去、　天子以爲明于江南之故、會有江上之師、用大臣議、設兵備于太倉州、乃自御史陟公爲浙江提刑按察副使、涖太倉、凡水利屯田鹽法獄訟之類、咸屬焉、又聽以法糾察其屬文武吏

之職不職者而獨以備名最重也公奉　璽書而來
知州汪君惇以兵備道為請乃即水利分司之舊址
益以民間地若干畝而即工焉經始于七年之秋九
月明年二月訖功凡六月嘉定知縣王君其以書屬
深記之惟古昔憲王經理之制凡以為民也而兵則
惟大惟慎大抵兵不息則治不興而忘備于無事之
日者至戒也竊觀自古頑民之弄兵未必盡包不軌
其始也起于無所彈壓以遂其無所忌憚之心及其
過成惡稔則一切決裂為之至用天下之力而僅克

若近日之用兵皆前日撤備之所致也嗚呼。孰爲之哉。是故先王所以有禁于將然。與救于已然者。其效可睹已。仰惟 天子除去大憝、求復祖宗之經制、若茲兵備之設、惟善是從、以保佑民、宜示有永、按太倉當江海之衝、三吳之蔽、而金陵之門戶也、公既至、承 天子德意、加以博大練達之才、經綸體用之學、惟地與民、爲久遠規、後之來者、將尋公之始政、而考求之、則國家之幸、而江南之民之福、亦寧有既哉、深故敢列其大者以告、若工費之自出、與有事茲役、法當牽

聯書者、勒諸碑陰、

策

國學策對　國學

今日之太學、謂宜以今日之宜處之。今日之宜、畧有四事、愚請言之、一曰太學術以救科舉之弊。愚聞古之人、無不學也、其學以二十五年之久、然後仕焉、既仕也惟才是任、無所謂資格也。是故伊尹起于莘野、傅說舉于版築、太公興于渭濱、始也養之如此、終也任之如此、今日科舉、既得出身之餘、惟論歲月官資

而已。竟不問其學何所本。才何所堪。言及于此。雖欲自已其流涕痛哭。不可得也。上之人既以是待天下之才。人才所學。視有司一舉業之外。少留意焉。雖然、舉業本意、未始不善、何則、本之經書以觀其義理之學、參之論判表策以觀其理治之方、胡瑗所謂經義治事者、固以兼舉而並行矣、　聖祖謀畫、極有深意前輩先達、功業頗高、今日舉子、不必有融會貫通之功、不必有探討講求之力、但誦坊肆所刻軟熟腐爛數千餘言、習爲依稀彷彿浮靡對偶之語、自足以應

有司之選矣學術至此其又可悲也夫今九州之廣四海之遠聰明才辯固自不少皆科舉之學誤之也天下人才不過二等天資明敏者上也學問後通者次也上焉者其于科第早得數年次焉者其于科第遲得數年大約如是而已矣早者血氣未定一旦心與物交有引于功名有引于富貴間有有志學術而重爲政事所縛者既有志又有地千百之十一耳是上焉者科舉誤之也遲者血氣既衰力不逮志是次焉者科舉又誤之也舉天下之人才皆誤于科舉如

此不幸者不可追矣又幸而得入太學者正宜與之講明學術致力于身心而不徒詞章留意于經濟而不但記誦知是行是雖歲月有淺深皆不失爲君子人也異日有位可屬望焉若復程督舉業是以有限之功爲此無用之事朱子所謂使倆愈精心術愈下不若不教之以全其朴忠之爲愈也何則舉業者進取之媒非致理之路也其弊也浮華而無實用拔之之地在今日之太學耳蓋鄉學所儲未成之才也太學所養將用之才也二曰開荐舉以寓激勸之微權

快論

國家取士于科貢，仰視前古似爲少狹，然亦足以周天下之用，取才期于足用而已矣。又況太學之士，皆名待用薦舉，若無假也，此有說焉。朝廷官人制爲等差，曰守曰令曰滿，曰臬曰卿曰大夫曰公曰孤，異其章服，辨其資階，此皆非其人性分之所有也，蓋假此以妙其用，使少者賤者，俛然知其尊且貴，而服役之，其中才者，則又歆豔而企及之，故曰爵祿束帛，所以磨世厲鈍也，以執事之碩德重望，試于太學之中，熟視嚴察，一二人特章論列之。雖薦未必用，用未必

顯天下已曉然知太學有薦舉之路故不樂居之括磨拔擢以應執事之選哉其功爲不少矣三曰隆禮貌以愛惜人才愚聞太學與百司非但勢不同其意亦不同也何則百司謂之政太學則謂之教百司謂之治屬太學則謂之師生百司有五刑太學則有二物百司主法太學主恩今日彝倫之上生徒步趨拜揖一不敢越厥度高拱堂喻指意而已豈百司敢京哉愚以爲不如是則道不尊退而聽事畧宜霽威無益拜跪一切罷去以勵諸生之節執經獻疑從容窮

日，以承執事之教，愚以爲不如是，則道不行。若夫高堂深陛，不敢仰視，固已扞格不通矣，良法美意，安從致之。孟子論政，所以必本之仁心仁聞也。又變文體以救俗學之弊，傳曰：太上立德，其次其功，其次立言，文非君子之所先，亦君子之所不廢也。文體關時理，不可誣，又君子所不得忽也。是故爲文不本于六經，皆苟而已。前代文體，其有成論，獨宋南渡以後，纖弱破碎，議者謂其國體然也。元人承宋，矯之以麁豪叫噍，益不足觀。我朝又監元人之失，類以歐蘇爲宗，愚

見世之好歐蘇也、亦嘗取歐蘇之文、閉門而讀之、未見其足法也、喟然歎曰、由六經而至歐蘇有之矣、未有由歐蘇而造六經者也、夫歐之文溫雅、其學勝、蘇之文通達、其才勝、無歐之學、與蘇之才、而爲其文、所謂效季良不得者也　國朝百餘年、文運亨嘉、宜在今日、伏惟留意焉、夫是四者、愚昧不敢自必、謂何、庶乎人才學術、可得一變也、

雜說

河間保定韃官　韃官

予在代州試諸生以河間保定韃官韃舍為問意欲為處置之策顧事體重大郭欽江統之論不可不熟慮也唐補闕薛謙光上疏蓋謂戎夏相雜自古所戒夷狄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遷中國至謂冒頓彊盛不能入中國者非兵力不足也其所以解平城之圍而縱高帝者為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美生長磧漠之北以穹廬堅于城邑以氈罽美于章紱既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

○○○○○○○

為生不在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漢者乎

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于中國者。爲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非惟元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背叛。四方響應。遂鄙單于之號。而竊帝王之寶。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鼎峙者。爲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內徙。止當劫邊人繒綵麴蘖。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王彌崔懿爲其用耶。言甚剴質。可嗣徙戎。嘗觀遼金元與五季二宋相終始。卒爲中華患者。亦坐燕雲之外棄耳。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代之龜鑑也。

（蘇子瞻亦嘗論之矣）

晉水凋

晉凋作灘

晉水凋行類闘越。而悍濶怒號特甚雖步可越處。輒起濤頭作澌湃源至高故也夏秋間爲害不細。以無堰𡍼之具爾。予行三晉諸山間。嘗欲命緣水之地。聚諸亂石。倣閩越澗作灘自源而下審地高低以爲疎密則凡水皆利也有司旣不暇及此。而晉人簡惰。亦夜不知所事。甚爲可恨。閩諺云水無一點不爲利誠然。亦繇其先有豪傑之士作輿。後來因而修舉之。遂成永世之業故予謂閩水之爲利者。盈科後進。晉水之不爲利者。建瓴而下爾。

山西三關

山西三關比諸邊爲弱。一被虜患。當事者皆苦心得罪。勢不得不然也。若蒙恬之累土爲山。植榆爲塞。因地形制險最爲上策。近有栽柳之法。尤便易于榆。按古人之成法。可用于三邊者。若趙充國之屯田。李牧用軍市之租。日椎牛享士。趙奢爲將。所得賞賜。盡與軍吏。魏尚守雲中。出私養錢以享賓客軍吏。皆要策

當今邊將且不能養士卒況能招致奇人耶

也夫謂之賓客所該甚廣凡游說探諜之人皆是宋田錫亦謂厚賜將帥。使之賞用。足克供億。若在今日

能使將帥不尅減軍士。抑亦可矣。

加耗

|公外集云加耗起于後唐水火倉起于後魏經畧江淮也|

予昨記後唐明宗與我 太祖加耗以爲仁政按周世宗顯德中每石與耗一斗。此出之于官以資轉運非謂取之于民也胡致堂論之曰受挽而取耗未嘗爲耗用。直多取以實倉廩耳又謂不宜取而取者省耗是也。當與而未嘗與者。漕耗是也其意善矣我太宗定鼎燕都轉漕江南較之汴宋其費宜倍。今運軍給耗。每石已至三斗餘而漕政疲弊。蓋有兩端京

通交納。監督者太多。運官部領。刻剝者至巧。東坡知揚州。上言。謂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物貨。既免征（今則漕舟搭載已有厲禁）稅。而腳錢又輕。故物貨流通。緣路雖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按此事想古所不禁。若今日更有法以通融之。亦漕運之一利也。

黃河

河入中國。古今異宜。後世講河事者非一家。總之文多實少。故罕成跡。惟有費才力。費日月以俟其自定而已。禹貢曰浚川。孟子曰水由地中行。此二言者古

今不可易之定理也。後世之明于河事者。亦有賈讓之三策。亦有賈魯之三法。若余闕所謂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為之匯。故河嘗橫潰為患。斯言也尤為要切。似非諸家所及。大抵河患有二。曰決曰溢。決生于不能達。溢生于無所容。徙潰者決之小也。汎溢者溢之小也。雖然決之害間見。而溢之害頻歲有之。被害尤大者。則當其衝也。是與河爭也。其原蓋由于戰國非一日矣。使賈魯之三法。遂而有成。亦小補耳。且當歲歲為之。其勞其費。可勝言哉。今欲治

之。非大聚數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湖陂。以瀦漫波。其次則濵河之處。倣江南圩田之法。多爲溝渠。足以容水。然後濬其淤沙。縣之地中。而後潤下之性。必東之勢得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五十六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山陰朱兆奎伯高參閱

黃宗伯文集

疏　　黃綰

大禮第三疏　繼統大禮

臣遡者伏惟繼統之義不明綱常之理未正敢排俗論不復顧其身之利害曾爲陛下陳之及見禮部

行下咨文述　聖諭擬定典禮稱號者再三詳玩不過遷合以掩一時之非甚非義理所安足垂千古之典臣聞人生惟一本而未聞有二本者今　陛下既以天理人心之至稱　皇考于　獻皇帝則不當復稱　孝宗皇帝爲　皇考矣誠如禮官之義以　陛下稱　孝宗皇帝　慈壽皇太后爲所後父母稱　獻皇帝　章聖皇太后爲本生父母則是二本矣人臣以二本事其君其視君何如哉按禮於所後父母服三年名曰重則於本生父母降而爲期同伯叔父

册名曰輕既爲伯叔父册推尊之禮宏無所施今之推尊也至矣而不復正以皇考之名輕重何所别哉於經傳亦何據哉或曰今 孝宗廟祀無主不得已爲此故於禮有不暇論也殊不知 天子宗廟雖有子孫非爲 天子不得而祭 陛下繼 武宗爲

此論殊明足證新都諸公之失

天子則當承 武宗爲祭主是故得爲主則 九廟皆有主矣不得爲主則 九廟皆無主矣何必獨爲孝宗慮而不爲 武宗慮哉且 陛下明爲入繼大統而又曲改以爲入繼 大宗是何言哉夫入繼

大統。三代所同，同歸于禮，所謂名正言順者。令而改之，則天子之職止一宗祀而已，又何大夫士庶人之別也。按宗法別子爲祖，繼別爲宗，蓋繼天子者世爲

祖宗二義分言亦言禮諸公所不及

天子，繼諸侯者，世爲諸侯，其他子爲別子，爲祖者爲始祖也，繼別子後者方爲宗，是故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天子無宗，諸侯亦無宗，有宗者乃大夫士庶人之事也。天子諸侯皆止一人，所以治其宗而不與之同宗，故曰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周禮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伍曰

宗以族得民乃知宗法之立所以爲治天下之具使人各知尊其祖敬其宗收其族而治之易矣然在天子諸侯之身惡有所謂大宗小宗者猶得與大夫士庶人並論哉蓋天子諸侯之位皆公器也天子諸侯之職皆爲民也故曰繼統不曰繼嗣其爲禮固異於大夫士庶人矣春秋魯文公二年二月丁丑作僖公主八月丁卯書大事于太廟躋僖公禮記記孔子之言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又左氏述孔子之言曰臧文仲不知者三縱逆祀其一

也其意謂何重繼統也苟不重繼統則僖公兄也閔公弟也天倫之叙惡可以紊夏父弗綦之躋臧文仲之弗止皆是矣何以謂之不知禮何以謂之逆祀且作主亦常事耳孔子何迭書屢言而深譏哉夫孔子萬世仁義之宗春秋乃其親筆之經禮記左氏所載又其自明本書之旨與他傳誣臆度之說不同猶不可信又何信哉況自唐虞三代以來雖有官天下家天下之不同傳賢傳子及弟之或異其爲繼統之意則一也若必拘繼嗣則周懿王不得上傳於叔父周

孝王不當下傳於族孫矣獨者孔子修定禮樂考正千古之典凡有不合于道必有論說於此數端皆無所論而獨於躋僖公一事惓惓以爲言者其意亦可見矣然必爲繼嗣之說者皆衰世之事也女后姦臣欲逞其私心非此則無以援立暗弱而肆其權術何哉凡爲君多在長嫡長嫡子孫有及六七世已壯而有筀而支子之子孫尚在提抱而未及三世此後世國統一絕所以童昏相尋而天下之亂所從生也此所以繼統之說不可不明於天下萬世也宋杜太后

有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可謂得其要矣故我 太祖高皇帝深懲繼嗣之失以為姦逆之基故有兄終弟及之訓專重繼統者也先于同父兄弟若無同父則及同祖今禮官之言曰必同產而後可故以 陛下强為 孝宗之子假為 武宗同產親弟然後可立又曰為 孝宗立子即所以為 武宗立後有是事哉今姑以士庶人之禮論之凡已娶無嗣為立後謂之繼禰若繼祖之宗絕即承其祀故昭穆有敘今乃 武宗無子而非 孝宗無子既欲重為繼嗣即

嘗為。武宗立而不當又為孝宗立。亦昭然矣。遏求經籍。揆之人情。皆為無稽。然而紛紛之說猶未已者。始則妄援定陶濮王不同之故事。終則搜索綱目漢尊悼考之小註以附會之。夫綱目乃朱熹未成之書。惟凡例其所自定。他皆令門人趙幾道編纂草稿。未及删正。而朱熹卒。今但以其所與趙幾道諸書。及年譜考之可見。况追尊悼考等書法。皆擬漢史舊文。但除去因園為寢數字以沒其實而直曰立寢廟。豈朱熹特書而故欲誣之也。且以范祖禹之言。誤作范

顧尚未之考，則未經朱熹之筆，又可知矣。又況漢昭帝無子，立昌邑王而廢，宣帝乃昭帝姪孫，繼昌邑而立，當時不考史皇孫，則當誰考耶？然即園爲寢，與太廟無干，亦何小宗合大宗之嫌，必使爲人子者恝然而薄弗顧其父母，方爲禮乎？且引程頤之言，又是爲論濮王而發者。且朱熹嘗深取孔光盤庚兄弟及王之說，以古禮之壞自定陶王始，又以濮議不曾好讀古禮，其言亦可證矣。如此不精未定之說，豈可執之爲斷，而反棄孔子親筆之經，而弗顧哉？此皆臣之所

未解者也其何以厭天下之心而免後世之譏哉又昨大臣席書吳廷舉等與羣臣方獻夫張璁桂萼霍韜黃宗明等亦嘗反覆論之可見人心之同義理之公不可遏滅有如此者故今日典禮之宜據經詳定庶免兩考之嫌以成繼統之大申明

祖訓以為萬世之法臣不勝忠欵之至

論治河理漕疏 治河理漕

臣伏蒙

召命道經豐徐竊見黃河為災傷民敗漕甚非細故敢究致災治漕之詳以聞臣按黃河發源

吐蕃朵甘思西鄙名星宿海經流萬餘里其水本清浸近中國漸變黃濁三代以前惟有漲溢自漢以來始多決河蓋河高湍悍壺口以上山原相夾猶在澗中地雖高下未至壁絶水雖并入未至甚多勢雖奔流未至衝擊猶夫河也至壺口以下受水始多龍門壁絶砥柱横突懸水迅湍始成衝擊地東土脆故得爲患昔禹導河至大伾北流分爲九河至碣石入海經史所載皆不言導此之故臣考堪輿之說凡兩山相夾中必有水一水中流兩必有山兩條與中條相

○禹○州○之○十○脆○

於○禹○此 多 決

夾長江是也中條與北條相夾黃河是也兩山相夾其間地勢必兩高中低自為水道就而導之水趨無散故無決河之患惟流久積壅但有漲溢而已及禹疏治幾八百年並無水災至周定王時方云河徙砂礫此後又數百年不聞為災迄至戰國所有溝洫靡平陸之土漸不可田建國都者無所仰給不免作渠灌田通漕致運作渠灌田者必引水自高方能跨原阜以成其利通漕致運者必從易穿決方能貫河渠以足其用況砥柱以下始多衝擊岸衝擊則崩頹

水衝擊則湍漩湍漩角頹者多故河亦益黃濁多泥尼經河流無不淤泥日積夫淤泥積于下河流升于上不為隄防何以障之今洛陽河隄高于汴城豈一朝夕之故猶以盤盂盛水稍動則水溢几案矣故自漢以來始多決河之患或者不知每歸天數豈不繆哉武帝因瓠子災久不息然後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梁楚之地以寧未幾復決館陶此後歷代決塞不常不可殫舉至隋煬帝開通濟渠自板渚引河入汴河始入淮今黃河只金龍口至安平鎮一支或時北

流其餘不入漕河則入汴河皆合淮入海矣今則跨中條而南乃在山阜之上河下爲河南山東兩直隸交界處地勢西南高東北下。水性趨下。河下之地皆易墊沒故自昔潰決必在東北而不在西南也。今豐沛徐淮之水則自沛河滲流所致遂爲豐沛徐淮劇患陰雨浹旬千里爲沼室廬乃魚鱉之藪穀土皆洪波之壑人物蕭條生意索然久將若何民患固當軫念況豐沛徐淮南北之中。　國家喉襟尤當慮者憶臣曩歲經派見小溝上石橋爲水衡齧石間有聲潺

溯問之曰黃河滲流未幾復過小溝已爲巨川臣時逆知必有今日之患蓋彭城諸山發跡嵩少至于西南轉之東北而至泰山馬陵蒙羽諸山又從泰山發跡自東轉西至于淮口以逆水勢水小則循呂梁出清口入淮大則河不能容水爲山阻泛濫原野爲豐沛徐淮患勢必然也若不疏導別行害無已時今欲治之非順其性不可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非得其自然不足以順其性必于兗冀之間尋自然兩高中低之形即中條北條交合之處于此浚導使返北

流。至直沽入海。而水由地中行。如此治河。則可永免
欲導河北流至直沽入海又一謀也
河下諸路生民墊沒之患。且免河防夫役之苦。雖不
求禹跡。即禹跡也。務求禹跡。恐積淤日久。又成高陸。
若泛聽輿籍人言。必爲所誤。前代欲復舊跡。終不可
復者此也。況九河已淪小海。碣石已入海中。今云九
河。臆度非真矣。或欲自渦河疏導入淮。稍殺豐徐之
患。是亦權救之說。但泗州鳳陽 祖陵 皇陵所在。
國家基本。又須回避拱抱。不可逼衝反跳。或致傷
犯。厥害非細。若沛流既去。漕河必淤。又爲漕舟之慮

欲預自沛縣及呂梁至淮多造滚江龍鐵齒濬川杷之類於上流往來拽之泥沙必隨水而去弗俟水落淤成然後開浚工費萬倍或謂黄河雖爲豐沛徐淮患亦爲漕河之助殊不知漕河之源皆發山東不必

漕河不資黄河此論爲是

資于黄河夫南旺馬腸樊村安山諸湖本山東諸泉之所鍾聚鍾聚于此然後分爲漕河今爲漕者惟知封濬泉源爲急而不知南旺馬腸諸湖積沙淤塞隄岸頽廢蓄水不多之爲害也若能疏浚南旺諸湖修緝隄岸更引他泉別瀦者而揔蓄之漕河不患其竭

矣。又見南旺馬腸湖隄之外，西南土名孫村湖、長溝陂、馬房屯等處。南至鈎兒口，北至安山等處，一帶地形下隰，較之湖水反低，即禹貢所謂巨野，宋時所謂梁山泊是也。民之封藝，遇水即沒，恃隄為障。欲就此瀦蓄為湖，并將漕河改經于此，可免濟寧高原淺澁之艱。且自鈎兒口入谷亭，自谷亭至安山，路亦不遠，為力頗易。蓋濟寧地從東北來，故地形東北高西南下。因其下為湖，水有歸宿，潦不至溢，旱不至乾。如高郵、邵伯諸湖，源流未必多于山東諸泉，但鍾聚得所，

水自多也。如此爲漕。則可耐久無弊矣。抑自漢唐宋京師之衆。皆仰給東南。漢唐都關中。其漕泝江淮河渭以入。宋都洛陽。其漕泝江淮汴洛以入。皆因自然之勢。徵濟以人力。惟元都燕。始引山東諸泉。挾爲此道。名曰會通河。與海道兼運。河在高原之上。南北峻坂。水勢兩下。無停瀦之所。惟仗諸閘節蓄。方可行舟一日風塵梗塞。諸閘不守。舟不可行。故元末漕河遂廢。海運不通。京師乏食。無可奈何。至乞哀叛逆。斗米銀六兩。勲戚權貴。皆爲餓殍。聞我太祖皇帝大兵南

來畧無闘志惟開北門遯之沙漠而已今　國家自
太宗皇帝徙都于燕即元故地命尚書宋禮等修二
會通河罷海運疏鑿廣深倍于昔時立法備守已非
昔比似可無慮然明者常憂於未形智者常謀於無
事猶不免意外之憂或以海運一道當豫修復設官
立法分撥漕船導引商賈稍開熟路未必無爲且泝
淮入沭至於汝衛支河北流可以入都當相度疏治
分撥各近漕船就便往來廣通運道以備不虞實爲
國家至計臣愚偶爾有見區區寸誠不能已亦猶杞

人滋室之憂云爾

上明罰安邊疏

明　罰安邊

臣竊惟大同之事往年之失則在於併首惡而赦之紀綱之廢莫此爲甚此後宜乘不備有以處之不難一向置之度外所以復有今日之事今日之失則在於懲往太過鹵莽不息輒倡征勦之說殊不知叛卒居于城中非比賊巢夷虜夫城池者　朝廷之藩離宗室者　朝廷之骨肉文武官僚者朝廷之心膂軍民良善者　朝廷之赤子其初只數十叛卒并脅從

不上三百餘人。劉源清御承先受閫外之寄苟知方鎮爲大、生靈爲重、早能因其未備闖入城中、擒之特易失此不爲既及受命率兵只宜遠頓外方、愈假兗緩、移文查訪、以求首惡姓名、則衆心皆安、洗城之説自無以惑彼或劫掠城中、城中之人必深惡之、乘其深惡、因令整兵預備、人情所願、俟其有備只假一撤而罪人可得失此不息、內閣倡爲征剿於上、劉源清（時張永嘉力主討賊亦見正論久恭以事屬難措故謂征剿爲失策也）御承和爲征剿於下、領兵圍城、先攻東西二關如戰敵國、如攻賊巢、殺其無辜、使益驚駭、奔入城中、反爲

叛卒守城洸城之說蓋信無疑而又不知兵法深戒犯其五難夫窮死莫追今則迫其窮死是犯一難大同堅城利器所在是犯二難百萬生靈皆置之必死以助其守城是犯三難又武官僚亦先置之必死使無所措是犯四難圍城將併屠無罪兵為無名無名不成是犯五難猶欲攻城城可下乎況使功不如使過潘倣受方面之寄正宜使之立功贖罪輕信浮言輙以潘倣等皆為賊縛先行革職不令與事又欲待事寧會議其有言皆破謫為叛卒所使不復詳其情

璽以至官僚卿士及于　宗室皆坐于抗拒王師所以消息不通迄無可處師老財匱卒難成功當誰咎哉縱使萬一得破必將殺戮無辜亦爲自撤其藩籬傳聞四方諸鎮皆危將來有事蓋深爲諸邊之患亦自此矣何況未必能破而機會屢失卒至事窮計生勾引北虜而來勢實叵測夫古人善兵皆收其末勢而避其方張昔我　聖祖之驅胡元實乘其末勢故能折漢唐之故疆今則不然我爲承平之餘彼爲方張之勢且今大同人心皆懷必死之懼望救非虜

有如交兵人心向背安危攸係爲勢最爲可憂況古占夷虜不在多人如王衍見石勒之嘯而知有中國之覆王殿明聞趙德明之言而知有西夏之憂今非虜之有人無人我皆不得而知惟觀其舉措可知舉措未當事猶可爲舉措皆當人心必歸歸之不返則事勢可憂又不止如今日而已又況　國家兵力悉在諸邊精銳悉閫大同暴之氷雪經冬涉春必亡一纍昨不潰散從逆亦倖矣今屢遭挫衄殺傷不可勝數但匿而不聞似若不覺自此言之則　國家兵力

之困莫甚今日而欲當方張之勢豈不甚難爲今之計更無他策惟安內足以禦外安內之至亦無他道惟處其情罪允協人心天理之公則無人不信無人不服無事不濟矣況誅殺主帥謀殺本管長官律有或云大同之叛不當引謀殺主將之律以其擅殺抗命也蓋久擁之激欲輕比罪以解明條雖犯人妻子亦有可原況一城生靈之無辜哉散其黨耳此爲國法此爲天討執此而行雖使非虜開之亦將自服況我大同之人哉大同既安則非虜之冀望已塞然後驅之必去而無還心亦猶良醫治病必先固其本源而後驅其外邪斯爲善也今不知務此而猶

執征剿之說以縻縫上下昨者内閣雖因 陛下神明之見不得已而罷劉源清然郤永猶存爲主帥則大同人心之疑終不可解萬一小王子果來入城有以慰其心則我之計已窮彼乃據有大同徐畢其衆南下其勢誠有不可支者故不可不早慮而深圖也夫閫外之事將軍治之雖天子不得與況居省閣之内欲執一已之見以度閫外之機可乎惟擇用得人使之相機而處則無不萬全矣伏望 陛下大發乾斷速去郤永并正劉源清妄殺失機之罪別 簡忠

智以代之、明頒　詔敕以諭之使大同之人曉然知覺翻然知悔知　陛下至仁至明之心誅討止于有罪無辜一人不得濫及則大同之變可不待旬日而定矣、

遵　聖諭敷王道以永定人心疏　大同亂軍

此乞巷奉命查勘大同事也

臣竊惟大同毎毎事變始由情罪不明終成積疑不解故臣所以奉命夙夜惟謹不敢不盡其心惟明情罪解積疑而已然豈有他盡不過仰遵　勅書及御劄之旨以敷陳王道求以自治盡其誠心而已書

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乃古帝王致治保邦以成雍熙之道也故臣昨於大同亂軍情罪之當必明者決不敢畏難而為姑息當勿論者亦不敢作惡而為加增又曰宥過無大罪故無小又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其意蓋謂人之為惡如非本心猶可以改雖大亦當宥也如出本心即不可赦雖小亦當罪也其云渠魁必殲正謂惡由本心脅從罔治正謂惡非本心其不宥與宥一者至理而非若後世姑息慘刻之為也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

不誠吉此乃古帝王伐惡安人保無後艱之道也故
臣昨於王福勝等則密切檎之以正典刑其郭經等
則書名圖形懸榜曉知而後捕之又戒有司毋事貪
功毋急追索聽其自逃其逃而不脫者則獲之其逃
而得脫者即徐待之但使不敢入鎮城爲地方之害
則善矣或又恐其逃入北虜爲邊患者此大不知虜
情及彼輩人情之云也虜人凡得中國人口則皆爲
厮役或易馬遠夷使不得逃回如此不惟嗜慾不同
有所不堪其實辛苦艱嘗豈肯甘心于此兄虜人多

疑亦畏彼輩反側不肯容留非如關鉞先因毆毋親告在官後同薛源楊鉞出邊勾虜自虜走回吏有持其舊案干巡撫衙門者因發布政使曹蘭問理有為游說於曹蘭者云昨因發問此人城中人心皆不安又欲買牒買米為閉城計臣聞之即集文武官吏與闔城軍民諭之曰　朝廷所以念爾等一方特遣我大臣查勘及發內帑賑濟者蓋為爾等皆　朝廷赤子初無背叛　朝廷之心無辜罹此荼毒若使王法不行毆毋勾虜皆不得問則非　朝廷赤子又何查

勘賑濟之也即當回　朝復命亦不查勘亦不賑濟矣衆皆驚惶走央巡撫爵臣各遞結狀云無此事旣而又有爲薛源等游說者曰向月往虜勾引諸人當速出榜招回勿令在虜挑釁臣即據其不堪在虜之情以答之夫虜人之來苟可搶擄决盡其力爲之如不可搶擄亦無奈而去又况虜人盛衰皆係於天果有冒頓石勒兀朮則必爲冒頓石勒兀朮之爲如無

不逞叛人止以安彼地方人心既安雖有投

此輩則皆常虜而已且虜人智識原不藉彼一二人

虜之亡人亦不足爲患

而增亦不因少彼一二人而減彼皆有罪之人我既

招之而來則不可失信以殺之彼則反恃其逼虜之勢以行挾制豈不益爲地方之害哉臣故斷然不許其回既而詢諸守墩軍人云初來時甚自揚揚皆若得計喝令墩軍做飯與食取水與飲略遲即欲挾箭以射既聞臣言即仍藺索泣向墩軍曰今城中官府既不許我回兮虜又不我容若從其去辛苦不過我皆是死遂慟哭而去未幾而檎王福勝等虜人聞之云

朝廷差大官府在城既正其法安其人矣或將征我皆起營遠夫實彼此情狀如此則走虜桃釁之

說斷知不必慮矣於是益知今日安內攘外之要惟在自治而已誠不在於多殺夫自古帝王之於征討雖加敵國讎虜皆止於吊民伐罪而未嘗有盡爲誅戮者或暴虐過甚屠殺太過在春秋所不赦綱目則必罪此豈古人欲故爲此寬大以干譽驩虞其人哉今只觀大同之事尤可知矣初如郤永劉源清不分情罪而槩爲殺戮則人人自危而不服反致勾虜以爲大患及歟 陛下德意分其情罪則人人自服而罪人可得雖虜人聞風亦心服矣但使自今有事於

其地者，真能仰體　聖心，真知王道之當務，必先於自治，公平處物，廉潔持身，不爲債帥酷吏之率，飭法詳刑，勞來安集，無一不盡其誠，更用三驅擒其餘惡，不事貪功，聽其自逃，而徐捕之，必無他虞，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